

斯諾與毛澤東交往秘辛

● 駱志伊

斯諾與毛互相拉檯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位有心尋求東方魅力的美國青年，踏上西方人

心目中神奇而迷離的東方古國中國，再一直向西走，走到華夏民族的搖籃黃土高原的窯洞裡，走進正在力謀壯大中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心裡。這位美國青年就是後來靠毛澤東揚名立萬的記者埃德加·斯諾 (Edgar Snow)。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澤東在陝北窯洞裡接見了斯諾，他十分重视斯諾的來訪。他要經由這位美國記

者向全世界介紹中國共產黨、紅軍、蘇維埃運動、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同時也要使自己成為世界級的名人。

斯諾進入毛澤東和賀子珍（毛的第三任妻子）的窯洞，映入眼簾的是：牆壁上掛滿了地圖，此外別無陳設。土坑上鋪著簡單的被褥。毛澤東穿著粗布軍裝，上面還打了幾塊補釘，佩戴著兩條紅布領章。

毛澤東吸著煙，不拘形迹，微笑著問道：「斯諾先生，你為什麼要飄洋過海到我們中國來呢？」

擔任翻譯的是年僅二十六歲的吳

亮平，年紀輕輕的吳亮平已翻譯過理論艱深恩格斯的《反杜林論》。

斯諾回答說：「我來中國的目的僅為尋找東方魅力和異國情調。我盲目的到中國來，像所有的冒險家一樣想撞大運，寫一本暢銷世界的書，成為一個著名的作家。」

毛澤東風趣的說：「我看你到我們蘇區來，是真正撞上了大運啦！保證你能寫一本暢銷世界的書，成為一個著名的作家。」他吸了一口煙，又接著問道：「你是孫夫人（宋慶齡）介紹來的，可是你怎麼認識孫夫人的呢？」

斯諾說：「初見孫夫人是在蔣介石召開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未見她之前，我以為她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女人。見面之後，發現她平易近人，英語講得非常流利。在她的誘導之下，消除了我的無知，使我領悟到中國人民有力量、有能力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國家。她告訴我，中國最卑賤的苦力，將像個人樣的行動起來。我到了紅區後，看到了中國的苦力，正聚集在共產黨的紅旗下，像個人樣的行動起來了。」

「孫夫人能自由地和外面的人往來嗎？毛接著問。」

「孫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兩層樓房裡，周圍有許多便衣特務和法國警察警戒和監視著，表面上說是為了保護她，其實是讓她深處幽居，與外隔絕。但她很勇敢，對那些政客怒目而視、寸步不讓，那些傢伙很害怕她。」斯諾回答。

毛澤東把話題一轉說：「斯諾先

生，你到蘇區來採訪是一次非凡的旅程，會像意大利的航海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轟動全世界。」

老毛嚮往美國風光

另一位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曾說：

「毛澤東是孤獨而內向的，在他的心靈深處有一扇門，一直沒有向他人打開。」斯諾也有同感，他覺得毛澤東的「自尊心極強」，不願多向別人坦露心跡，在孤獨和寂寞中禁錮著自己的心靈。然而通過窯洞裡的徹夜長談，斯諾是少數能一窺毛內心深處的人。毛澤東話匣子打開向斯諾傾訴自己的身世，他的妻子賀子珍在旁感動得直流淚。他對斯諾說他是個撐著一把漏雨傘的獨行僧。在風雨中踽踽前行，步履踉蹌。同時敘述了他同劉少奇的隱秘關係。談吐之間，自然流露出詩人的浪漫情懷。他毫不避諱的表明嚮往密西西比河的風光，也想到黃石公園一遊。

斯諾被稱為「最了解中國和毛澤東」的美國人，作為記者的斯諾，通過採訪並報導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政策和血流交併的鬥爭生活，而告聲名大噪。其中最重要的一章，是毛澤東藉斯諾的筆向世界及中國其他地區傳播自己的思想，並進而推動共黨運動的壯大和發展。

自一九三六年夏，斯諾到陝北蘇區首晤毛澤東，以後共有五次見面。第一次斯諾在陝北旅行了四個月，寫下驚人之作《紅星照耀中國》（漢譯《西行漫記》）該書像一把火一樣的投進西方世界，使世人知道另外一個中國。

斯諾做了毛的傳聲筒

三年後的一九三九年九月，斯諾再訪毛澤東。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許多人認為中共代表已喪失其獨立性，毛澤東經由斯諾鄭重宣告：中國共產黨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個

獨立的政黨，從來也沒有過一天、半天、一小時或一分鐘放棄過獨立性；從來也沒有向什麼人或什麼集團或什麼黨派屈服過！毛澤東向斯諾具體的

闡述了抗戰期間中共的內外政策，論證中國抗戰必勝的道理。他精闢的分析了歐戰爆發後的國際形勢，揭露英國首相裴伯倫之流反蘇、反共、反世界人民及對德日法西斯妥協的陰謀。他也預見到日本下一步不但要滅亡中國更要進攻南洋，而不會北進歐洲，指向蘇聯。

毛澤東這些談話，由斯諾寫成多篇報導，在中國傳播到世界各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時隔二十年之後的一九六〇年，斯諾排除了美國政府重重障礙，應邀來到由中共建立的新中國。毛澤東與闊別二十年老友再聚，暢談了九個小時，「談到了二十年來發生的事，也談到可能發生的事。」斯諾返美後，寫了《大河彼岸》一書，如《西行漫記》一樣的引人注目。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九日，斯諾再度訪問中國，毛澤東又在自己的寓所會晤斯諾。毛澤東自稱兩人這次晤談是「山南海北」、「海闊天空」。

毛澤東講到赫魯曉夫下台後的中、蘇關係，談了美國干涉越南後的局勢及中國立場。提出「第三世界問題」。

毛澤東還講到原子彈與生命的永恒及聯合國問題；特別闡述了中、美關係，毛澤東預言歷史的力量必會把兩國人民帶到一起。

斯諾報導了這次訪問，引起了諸多揣測和解讀。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至一九七一年二月，斯諾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公開接見他，中共各報刊大張旗鼓的報導；毛澤東告訴斯諾，歡迎美國左、中、右三方面的人士訪華（大陸），中美之間的問題必須同總統尼克森談，無論尼克森

以個人或總統名義來華都會受到適當的接待。斯諾再次承擔了傳播紅色音訊的使者。不久，尼克森果然到了大陸。

斯諾是毛的外國知己

斯諾有幸結識毛澤東，毛澤東有斯諾這樣的外國朋友更是絕佳的機緣。毛澤東一生中結識了許多外國朋友，但沒有人像斯諾一樣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友誼，而斯諾準確傳神地描繪了毛澤東，在西方也是無人能比。

斯諾可謂是毛澤東的海外知己，那麼什麼原因促使他們一見如故？斯諾自己解釋是其出生地密蘇里州和毛的出生地湖南都處於各自國家的中部，經緯比較接近之故！這當然只是說詞，真正的原因是毛澤東身居陋室，心馳天下，使遠道而來的斯諾驚訝，讚嘆不已！斯諾寫道：

「我初次見到毛時覺得他古怪，但他那絕對的自信卻給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他具有那種馬克·吐溫稱為『握有四張王牌的基督徒的那種鎮靜和自信。』」

一九三七年三月斯諾在出版的《外國記者西北部印象記》一書中描述

毛澤東不是生來就是中國的救（世）主。但身上帶有一種堅強的活力。特別是農民的活力，這些農民貧窮困苦，營養不足，被人剝削、目不識丁。可是卻溫柔慈善，寬宏大量，勇猛驚人；具有反抗精神。農民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毛澤東幾乎是農民反抗精神的神的影子。

外國記者助毛脫困

《西行漫記》一書的主要內容是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在陝北保安把自己的經歷告訴了斯諾，這段經歷對中國共產革命和中國為什麼要革命做了解釋。斯諾坦言他的書在共產中國與西方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使毛澤東的大名傳播西方。毛澤東把斯諾當朋友

，更多的成分是他當作新聞記者看待。斯諾採訪前把一張長長的問題單子交給毛澤東，毛澤東很驚訝，但看過之後高興了起來！因為正是他想說的重點。

斯諾後來又帶了一批外國記者到蘇區採訪，如妮姆·韋爾絲（後來成為斯諾的妻子海倫·斯諾）、貝特蘭·卡爾遜、福爾曼、斯特朗、斯坦因、愛潑斯坦、貝爾登等。由於出自斯諾的介紹，毛澤東對他們也極其信任，親自接見，並對他們發表重要的談話，美國記者貝特蘭的報導曾選入《毛澤東選集》。

毛澤東藉斯諾引介的外國記者的筆，突破了國民政府的新聞封鎖，爭取到國際奧援，對他推動的民族統一戰線收到宏效。

作為二十世紀中國強人的毛澤東，性格堅定內向，使他內心充滿苦悶和孤獨感。特別到了晚年，他連同甘共苦的戰友也不放心，一有風吹草動

，他就惶惶不安，因而曾與他肝膽相照的功臣彭德懷、林彪、陳毅、鄧小平等老幹部，都被他疑作黨內走資派而予整肅，毛澤東在極端矛盾心態下，艱難地度過孤獨的一生。

斯諾是毛澤東惟一可打開心胸傾吐心聲的對象，他們的交往和友誼，已超越了個人，而成為中西交流史上的一章。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